

革新版 · 彩畫本

紅樓夢校注



馮其庸等校注 · 汪惕齋彩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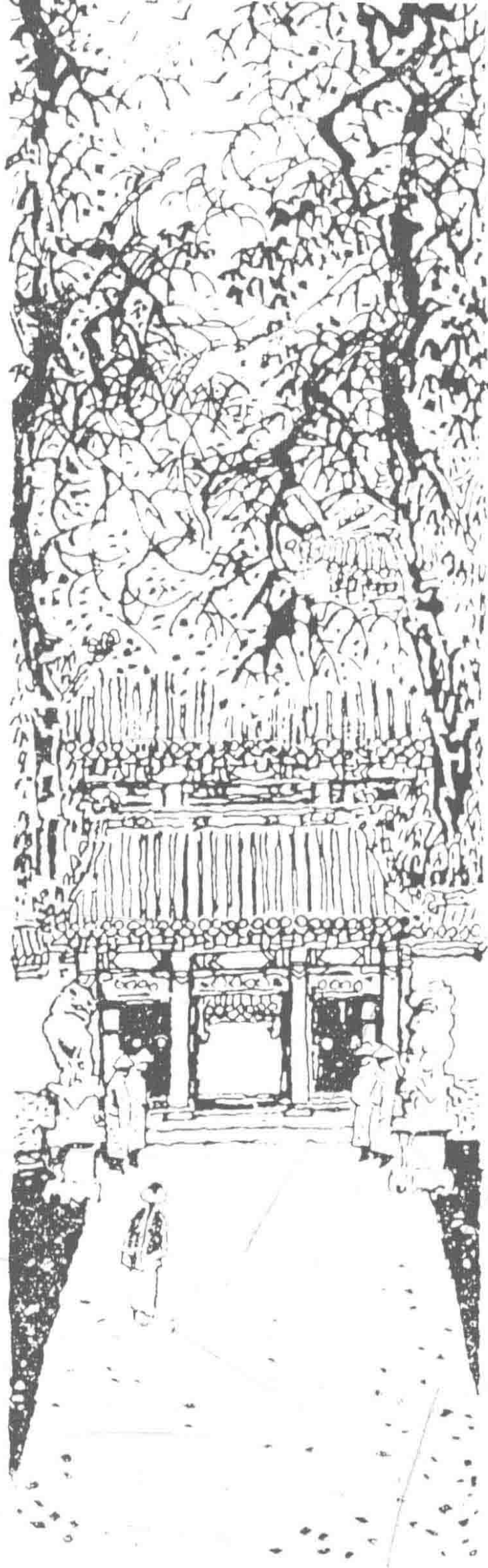
(三)

· 里仁書局 印行 ·

紅樓夢校注

三

于大成署



曹雪芹 高鶚原著
馮其庸等校注

里仁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 / 曹雪芹，高鶚原著 /
馮其庸等校注 . -- 初版 . -- 臺北市：里仁，民 73
3 冊；15 × 21 公分；1948 頁
ISBN 957 - 9113 - 59 - 9 (一套：精裝)

1. 紅樓夢—註釋

857.49

84010480

· 本書文字圖片均經授權，如有侵權，必定追究 ·

革
新
版

彩畫本紅樓夢校注（第三冊）

原著者：曹雪芹·高鶚

校注者：馮其庸等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2391 - 3325 · 2351 - 7610 ·

2321 - 8231

FAX · 3393 - 7766

E mail: lernbook @ ms45. hinet. net

印刷所：琦海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廿八日初版七刷

校對人：陳美倫·林保淳·謝寶蓮

參考售價：精裝三冊共 1000 元

ISBN 957 - 9113 - 59 - 9 (一套：精裝)

彩畫本紅樓夢校注 目錄

三 冊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一二八三
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一二九七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一三一—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鶯風賈環重結怨……	一三二七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一三四一
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紫牘	寄閑情淑女解琴書……	一三五五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一三六九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贊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一三八五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翠卿絕粒……	一三九七
第九十回	失錦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一四〇九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一四二一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一四三三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一四四九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一四六一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一四七五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颯兒迷本性	一四八七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一四九九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一五一七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閨邸報老舅自擔驚	一五二七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一五三九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一五四九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一五六三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一五七三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劌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一五八五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一五九七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一六〇九

第一百七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一六一九
第一百七八回	強歡笑銜燕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一六三一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一六四五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詆失人心	一六六一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一六七三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妻赴冥曹	一六八五
第一百十三回	讎宿冤鳳姐托村姬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一六九七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一七〇九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一七一九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一七三一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一七四三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一七五七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一七七一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一七八七

附錄

(一)	紅樓夢人物表……………	一八〇三
(二)	紅樓夢四大家族關係表……………	一八二三
(三)	紅樓夢版本簡介……………	一八二五
(四)	大觀園平面示意新圖(徐恭時繪)……………	一八三七
(五)	大觀園鳥瞰圖(曾保泉繪)……………	一八三九
(六)	大觀園總圖(《增評補圖石頭記》插圖)……………	一八四〇
(七)	曹雪芹像(王南石繪)……………	一八四一
(八)	敦誠「寄懷曹雪芹」……………	一八四二
(九)	敦敏「贈芹圃」……………	一八四二
(一〇)	《延芬室稿》中永忠手書弔曹雪芹詩三首……………	一八四三
(一一)	張宜泉《春柳堂詩稿》中「題芹溪居士」二首……………	一八四三
(一二)	明義《綠烟瑣窗集》中「題紅樓夢詩」……………	一八四三
(一三)	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書影……………	一八四四
(一四)	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書影……………	一八四五
(一五)	甲戌本《石頭記》書影……………	一八四六
(一六)	《紅樓夢稿本》書影……………	一八四七

(七)	蒙古王府本書影……………	一八四八
(六)	有正書局印成蒙生序本新發現之底本……………	一八四九
(五)	有正書局成序本之小字本……………	一八四九
(四)	夢覺主人序本書影……………	一八四九
(三)	舒元煒叙本書影……………	一八五〇
(三)	鄭振鐸藏本書影……………	一八五〇
(三)	夕葵書屋《石頭記》殘頁……………	一八五一
(四)	蘇聯亞洲人民研究院列寧格勒分院藏抄本《石頭記》書影……………	一八五二
(五)	程甲本高鶚序……………	一八五三
(六)	程丙本程偉元序……………	一八五三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① 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② 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嘆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旁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才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爲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裏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怎麼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姊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咱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呆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

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幾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裏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憋着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蕭湘館來。

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才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和誰愜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着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和你愜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着爲什麼這麼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着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子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呆、混說，我又不肯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小心裏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

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裏躺下去了。

紫鵲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裏呢麼，老太太那裏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裏。」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些呆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才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才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

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沏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③，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④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⑤，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爲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旁邊呆呆的看着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裏咕咕囔囔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⑥！」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裏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

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疏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溼一帶欄杆上靠着，有幾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泆上來不泆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是李綺邢岫烟的聲兒。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裏一擲，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麼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麼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麼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才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裏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咱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咱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依不了。」寶玉道：「頭裏原是我耍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窠兒^⑦吞着鉤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活迸的。侍書^⑧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攔在小磁壇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鉤子。又垂下去，半晌鉤絲一動，又挑起來，還是空鉤子。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裏釣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釣

不着。」忙叫素雲把鈎子敲好了，換上新蟲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⑧直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鮑瓜兒⑨。李紋笑着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盡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接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才遞與寶玉。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⑩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裏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魯人。」

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回呆，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

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癩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裏，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得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似的。以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裏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裏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

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不很記得了。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才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己原覺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似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和才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才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待說。」王夫人道：「才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賬東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

送入刑部監^①，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賣與斜對過當鋪裏。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鋪裏那裏還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鋪裏去，那當鋪裏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②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鋪裏人撿起來一看，裏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詫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裏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還有七根朱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③裏，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鬧香^④。炕背後空屋子裏掛着一盞七星燈^⑤，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裏無數紙人兒，底下幾篇小賬，上面記着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⑥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咱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咱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顰鷄似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裏當家，自然惹人怨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和人有什麼仇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證。沒有對證，趙姨娘那裏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

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證，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和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

回至房中，和賈政說了些閑話，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凶橫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過迎了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以後好了好。」說着，嗤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裏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裏，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咱們城裏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①，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膽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

臉，一日哄哥兒似的，沒的白耽誤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顛預^⑧了事。我想寶玉閑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很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擱了好幾年。如今且在家學裏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閑話，不題。

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太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裏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爲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裏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

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爲你，有我呢。」